

与美同行

□刘月朗



春天

(外二首)

□吴文君

北边,一株多情的桃树爱上了
南边一株多情的梨树
多少年了一直在等,在茫茫白雪中
守着无尽的黑

东倒西歪的星星还迷糊中
久违的阳光出现,热烈温暖
漏下来的露珠晶莹剔透
天明亮了,荒野也明亮了
催促的音符,无处不在
许多鸟儿飞来飞去

风儿极限拉扯,她们各自派出的花朵
在彼此的倒影里依偎亲吻

一群蜜蜂诞生了新芽
从花到果,从果到种子
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冬天
月光的见证,约定下一世的承诺

稻草人

落日歌在田埂上
鸟儿飞回温暖的巢穴
鱼儿宿在流水的怀抱里

麦田里的稻草人,整夜
整夜醒着,坚守使命
与星星敞开心扉
讲述无法改变的宿命

潮湿的灵魂扎根在此
迎接朝阳,跟着粗犷的乡音
继续劳作,直到——

收获

落日歌在山岗上
天空有一点点模糊
陷入一片黑暗

岸边的鸬鹚
谛听渔船沉甸甸
又欢快的歌声



润的气候,适合很多花木生长;还有一个原因,是城市建设者的巧思,在现代都市里融入江南独特的美,钢筋水泥的城市变成了四季分明的花园。

除了中间的隔离带,道路两旁也种着不少花树。

孩子学校附近的府南街,路两旁都种着关山樱,这是一种重瓣樱花,颜色如同新生婴儿的皮肤般粉嫩晶莹,形状如水蜜桃般圆嘟嘟,娇俏可人。春天里等待孩子放学的时光,因为它们变得十分美妙。花落的时候,地上一层厚厚的粉色雪香,我喜欢踏足其上,似走在少女的梦境中。

夏天的清晨,送完孩子到学校,离上班时间尚早,我会在公司附近的路上散步。陪伴我一路前行的是绚烂的杜鹃,种在路旁树荫下,簇拥着在枝头喧闹,给人一天的好心情。

秋天最是五彩斑斓,金黄的银杏、火红的枫树,参差在常绿乔木和日渐变褐的落叶树木之间。办公的间歇站在窗口远眺,桂花的幽香传来,天高云淡的日子格外怡人。

冬天,前往位于太平路上的大润发超市购物,沿途都是一人多高的茶花树,缀满拳头大,鼓囊囊的火红花朵,好像一路燃着垛垛篝火,让寒冬出门采购不再是件苦差事。拎着装满烟火气的购物袋

行走其间,觉得这日子也是红红火火,大冬天里竟温暖起来。

我一直觉得,风景最美的时候,是环绕身边、日日陪伴的时候。可以是上班路上随风停在肩头的落英,可以是闭眼小憩时窗外传来的花香,而不是镜头里、风景区只可远观的崇山峻岭。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进入生活、服务生活、被人看见的美,于人而言才最有意义。江南的城市里有四季,能让人感受草木的枯荣,岁月的更替,不必刻意追寻远方,就能在俗世里诗意地过好每一天。

路边的常绿乔木很多也是会开花的,只不过花朵小,不那么引人注目。女贞会开一串串白色小花,花香浓烈。长春路沿街的栾树,长着黄色圆锥形花序,集中在树顶,好似戴着金灿灿的皇冠,入秋后开始结果,果实红艳如血,像一串串明亮的小灯笼。夹竹桃花期最长,致和塘岸边向西延伸几公里,红的粉的白的,从春天一直开到寒冬。

还有些花树,因地制宜点缀在小城各个角落,比较多的是白玉兰、粉玉兰和紫薇。在某个拐角与它们不期而遇,那样恣意的明媚,瞬间就能点亮心情,仿佛充足了电,又能去迎接生活的挑战。

不开花的树也很美,比如柳树。孩子学校门前的南园路,长长的街道两边都是高大的垂柳,碧丝随微风拂动,给朗朗书声笼上如雾如烟的温柔。孩子们穿花拂柳走向校园,这场景像一幅清丽的画。柳絮纷飞时,常伴烟雨,更添浪漫。我常想,江南文风盛,的确事出有因,每天在这样的美景中读书,会熏陶出多少骚人墨客啊。

每隔三五百米,绿化带里就会有小小花园,根据路段的具体情况,有不同造型,但都精致,满载江南韵味。有时是一条错落的连廊,朱红柱子,椅背向外斜出,黛瓦遮阳,走累的人可在此歇脚。有时是不同形状的花坛,花草布置成精美的花境,长椅边放着一两块太湖石,整体似是从江南园林中搬出的一角,常有附近小区的孩子们在此玩耍。还有的是个凉亭,飞檐高高翘起,掩映在树木中。坐在亭子里,周边美景尽收眼底,亭中人亦成了风景。

这些精妙的设计,让整座小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园林,有花草树木、亭台轩榭,高楼大厦似乎成了坐落其间的山石。这样的江南小城,既有现代城市的便捷,又处处彰显江南神韵。居住在这里,犹如依然生活在大自然中,一路有美同行,随时可拥抱心目中的江南。

“糟”出江南味

□宋祖荫

沙溪,水乡古镇。但沙溪不是溪,是太仓的一个繁华集镇。

糟油,江南味道。可糟油不是油,是佐餐的一种可口调料。

糟,酒糟也,乃酿酒产生的渣滓。糟油应用广泛,解腥除味,开胃提鲜,营养丰富,堪称“美食伴侣”。如糟油凤爪、糟油鱼片、糟油虾等。

传统工匠手艺,非遗文化加持,“糟”出来的是苏式夏天的味道,一种杏花春雨般的江南味道。

北魏杰出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有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就有关于糟肉的记载,以及糟油调料菜品的描写。清代文士袁枚《随园食单》云:“糟油出太仓,愈陈愈佳。”《太仓州志》记载:“色味佳胜,他邑所无。”如同太仓肉松名声在外,太仓糟油也同样出色,都是太仓一张耀眼的美食名片。太仓何以有糟油,正史有记载,野史有传说,相互印证,交相辉映。

相传清代乾嘉年间,太仓商人李梧江开设酱铺,经营作坊,偶发奇想在米酒中加入辛香及佐料,封缸数月,便独家创制出一种新的调味食品——糟油。其液体清透呈琥珀色,风味香鲜清醇、咸鲜回甘,且带着丝丝酒香,味道极佳。上个世纪初,糟油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超等大奖和金质奖章。

太仓糟油,名声日增。走过工业化岁月,进入网络化时代,传统手工艺如何跟上时代步伐,传统糟油制作技艺如何传承?手艺人、工匠们也在苦苦求索。与时俱进,但是传统的宝贝不能丢,也不舍得丢。有人说,糟油之妙,在于它的底子。底子就是糟油脚,这乃糟油之精华。

糟油,采用当地上等糯米,经蒸煮、发酵等工艺酿制而成,再加入各种珍稀食药材,陈年佳酿散发着浓浓的江南味。

沙溪古镇,鱼米之乡。喜看稻菽千重浪,为传统糟油腌制提供丰腴的食料。

沙溪老街上,原本有家酿造厂,生产酱油、糟油等系列当家产品,亦是江南古镇为数不多的酿造企业之一。上世纪末,企业改制,职工分流。原本负责组织生产的师傅自己创办酿造作坊,请教技术能手,凭借独家秘方,以传统糟油为主打,还开发相关产品,相继打出“老李庄”“沙溪老意诚”等老字号品牌。20余年来,经过搬迁,重建厂房,购买设备,扩大生产,提升工艺,如今企业风生水起,糟香十里。不久前,一部江南古镇联合申遗的纪录片,体现古镇家园厚重的悠悠吴风,有个详细记载糟油制作过程的镜头,让人过目难忘。这个聚焦百年老字号的场景,就是在这家企业拍摄的。

有人问糟油为何香飘不过沪宁、沪杭一带?这位做了大半辈子糟油的老师傅说,这个问题其实不难,上海、苏州、无锡一带讲的都是吴方言,发音软软的、糯糯的,如和风细雨。菜肴食谱方面同样如此,几乎不吃麻辣,少吃葱蒜,讲究清淡,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社会人口大转移、大流通,外地人口激增,也导致麻辣香味红遍市场,横扫餐桌。

糟油需要市场,市场更需开拓。“高门深院锁深闺”,糟油市场虽小,一旦打开这扇窗户,外面的世界很宽广、很精彩。老师傅携妻子,夫唱妇随,一个主内,一个主外。这家企业的女主人讲了一个糟油金花菜的故事。前几年,听说一江之隔的崇明大量种植金花菜,销量很大,于是她带着自家开发的糟油,与那里的食品加工企业对接、沟通、碰撞,开发多款糟油金花菜。这个做法很有启示,糟油市场有潜力,关键还是事在人为。

产品要新,要迭代,不仅进入小超市、批发户、专卖店,还要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盯住老字号,打响糟油牌。这家企业依旧孜孜不倦地追求着。

一口糟油,一抹乡愁,既是一种美食调料,又是一番乡土滋味。

糟油飘香,江南味道。



占尽芳园第一春 □初爱民 摄

洗澡自由

□尤晓

某日,接到了水务集团的欠费通知,说我家最近一个账期的用水为55吨,已欠费,需尽快缴清。看了通知,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一个月用了这么多水?难道是家里的水管在哪个隐蔽处漏水了?

赶紧联系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核实,方知欠费是因为预存金额不足了。我家的水表结账是两个月一个账期,用水量55吨确实无误。再查询之前的用水情况,这55吨竟然还不是峰值,用水量最高的时候,是在我家中喜添孙女后的几个月,每个账期的用水量竟达到了90吨左右。终于找到原因了,人口增加,用水量自然就多了。

想想也是,洗澡应该是家里自来水消耗最多的用途。现在,大多数家庭,对于洗澡,应该不会再精打细算到需要控制用水吧。可以说,大部分人是可以实现洗澡自由的。

然而,在我印象中,这样看似稀松平常的洗澡自由,在之前几十年里,即使在我们江南水乡,也不是能轻易实现的。

就拿我自己说吧,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在太仓农村,用水还算不受限制。但是,要说到平时的洗澡,最为畅快的,或许就是儿时跟小伙伴们一起,在夏季的村落河道中“汰冷水浴”。然而这份戏水游泳、洗冷水浴的快乐持续不了多久,只要一过大暑进入立秋,大人们一声吼,孩子们就乖乖上岸,再不敢下水了。

那时,一旦天气凉下来,农村的老房子,屋顶有破瓦的,能透进一小缕阳光。老式的水窗,玻璃破碎了,用塑料膜挡一下就应付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屋子里四处漏风,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因此,洗澡就只能是奢望了。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有一个脑子活络的外公。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每年冬天,他都会带着我上县城,到城里的大浴室里泡一两次澡。那时,太仓县城里只有一家国营的太仓浴室,在四安桥的东桥堍边。那时浴室里有一种搓澡的工具——丝瓜络(太仓本地人叫它丝瓜筋,也常用来洗碗)。外公知道浴室里需要丝瓜络后,就从乡间收集了老丝瓜,晒干去皮后卖给浴室,挣一点小家用。一来二去,外公跟浴室也比较熟了。每年冬季,我难得的几次泡澡,外公可以在我身上搓洗出不少“泥”,而搓澡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并不是享受,伴随而来的,是疼得咧嘴,留下的,是一身的淡红色条痕。当然,出浴室时,确实多了一份轻快。

等到我高中毕业,刚工作那会儿,物质条件比之前好很多,分配的公房里也有独立卫生间了。但是,大冷天的,没有淋浴器和取暖设备,还是无法在家中洗澡。那时,有条件的大企业或者机关单位,开始有了自己的锅炉房,有了小浴室。但是,那时的浴室并不是全天开放的,一般是每周定期一两次,向内部人员开放。我所在的单位也建了浴室,这无疑是一项广受欢迎的民生实事。

单位的浴室规模不大,人多,喷淋头少,大家只能流水线操作,相互多谦让。男士部的人们整个人淋湿了,打个肥皂,再匆匆冲一下也就结束了。女士部可就嘈杂多了,特别是有大人带着小女孩的。洗澡有一项“大工程”是洗头,往往占时长,前边的人被后面的人催着,头发都没有打理好,也只好匆匆穿衣出来。当年也没有很好的护发用品,小女孩们刚洗的头发的,有的

板结了起来,妈妈为了赶时间,往往下着狠手,用木梳生拉硬拽地梳着孩子的长发。女孩子痛啊,就在妈妈的唠叨声中哭哭啼啼。

也有个别“精明”的人,会不顾及他人,在浴室里面,占着水龙头把换下来的衣服连带着洗了。这于其本人而言,既省了时间又省了水费。但是这样的人招来的是他人的侧目。

我在单位的浴室遇到过一个插曲。有一次,我洗完出来到更衣室,全部穿戴整齐了,最后穿上皮鞋要走。哎,鞋好像不对啊!粗一看,是我的鞋,尺寸,牌子都是对的。但是,我的脚告诉我,感觉不对,这不是我的鞋。有一个同事提供了有用线索,说单位里的老金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牌子的鞋,不确定是不是他穿错了,人已经走了。我一溜烟地赶到老金家,敲响了他家的门。开门出来,老金甚是疑惑:“你怎么来了,稀客啊!”“我也不想来叨扰你啊,谁叫你穿了我的鞋。”“啊?我穿的不是我自己的鞋吗?难道我穿错了?”两人于是换了鞋一试,果然,这回对了。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那天起,我和老金两个,由同事成了好友。

再后来,市场开放了,大大小小的浴室如雨后天春笋,遍布城市乡镇。

现在,各类取暖设备应有尽有。无论什么季节,你想怎么洗就怎么洗,想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真正实现了洗澡“自由”了。

再看看我们家,小孙女才两岁不到,家里为她专门添置的大小浴盆、浴缸,就已经有三个了。她现在最开心的就是每日的沐浴时分,她可以由着那些玩具小鸭、小鱼儿陪伴着她,在水世界里玩乐,无忧无虑。

征稿启事

4月,在纷纷的江南烟雨
中,我们缅怀故人,思念亲友,
更执着向前。本月的征文主题
是:我怀念的。投稿邮箱:
603468841@qq.com,4月25日
截稿。